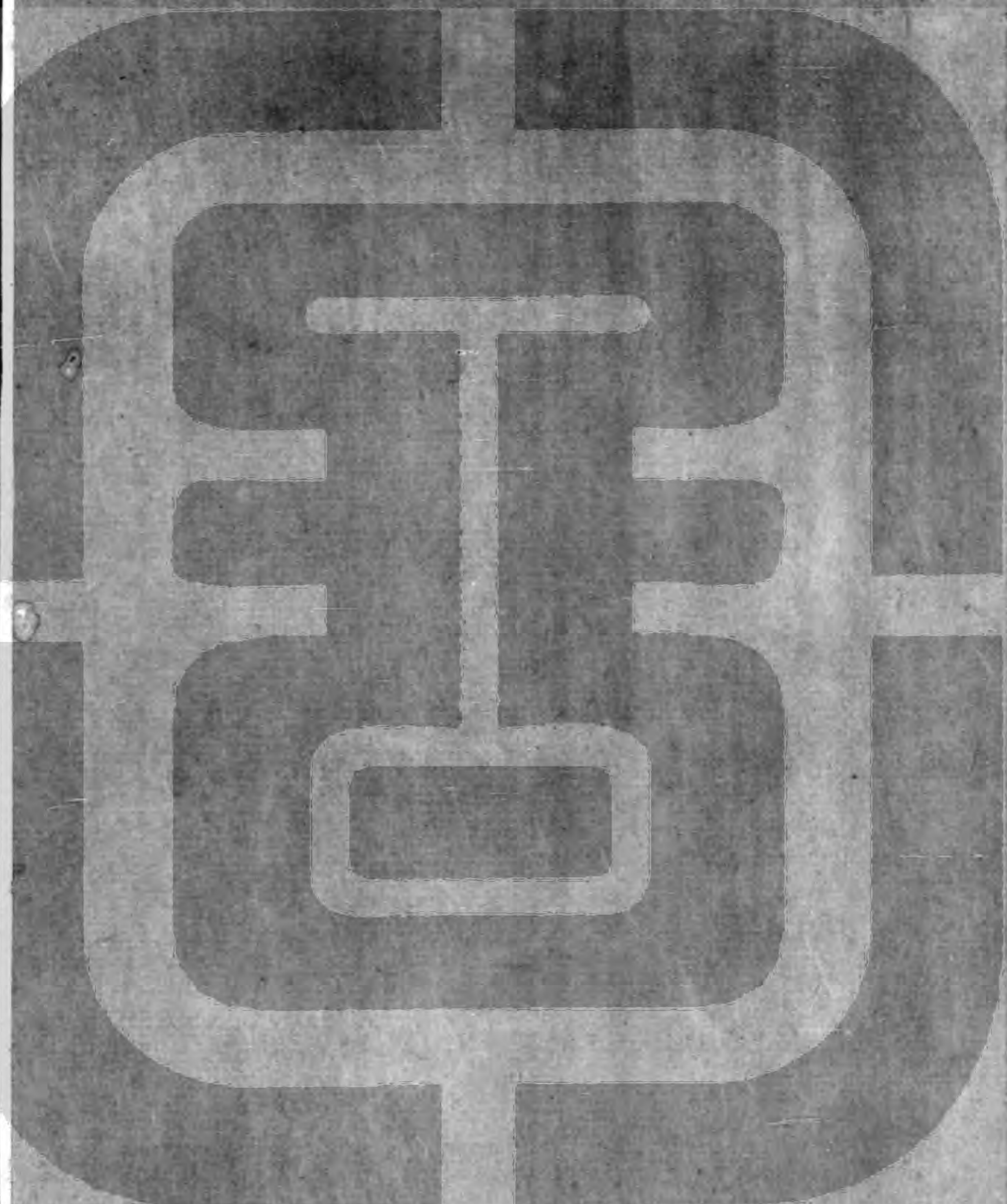


皇明通紀集要



卷四  
之六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

東筮

陳

建輯

太學

臣江旭奇



戊申

大明洪武元年

卸皇帝位

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祭告天地即皇帝位於郊壇內羣臣朝賀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

詣太廟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為帝后

立妃馬氏為皇后立世子標為皇太子初上

立馬氏為皇后  
立世子標為皇太子

率師渡江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輯衣屨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常助上規畫動合事機上嘗焚香祝天



以不殺人  
為本  
人心所歸  
即天命所  
在

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上曰：方

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

人為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

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

難保也。上曰：爾言正合我意。及是，冊立為皇后。

上謂侍臣曰：晉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蕪亭豆粥，

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

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

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

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

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

為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

寬縱，卒免于患，殆尤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

詰怒小過，輒為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邪？朕復為惕

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

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以李善長為中書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章溢為御

史中丞。辛巳，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先是劉基、陶安言手

良妻猶良  
君臣相保  
難  
願以堯舜  
為法



取法必擇善者從之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  
 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  
 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  
 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克更事未多所宜  
 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他日軍國  
 重事皆令啟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  
 東宮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助德  
 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者新進之賢者  
 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  
 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

老成舊人動有典則

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

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

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

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

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

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

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

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

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

勅李善長陶安等曰自昔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

定祀典



於祭祀以交於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禱貺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於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圓丘曰方澤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

頒大明令  
令教于先  
律齊于後

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修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諭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斯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

御製宗廟器

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二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

詔製宗廟器御  
大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居新宮

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

要在安養生息之



人貪者必賤人而厚已况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設尚寶司

設尚寶司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守將達里麻叅政陳子琦謀固守老我師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不能支達里麻夜潛詣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出降廷瑞整兵入城執陳子琦送京師

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諭元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諸將數請出戰友定疑其有

二心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我師遂併力攻之友定勢蹙退於省堂啣藥飲之叅政文殊海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蘇遂械送京師以上以賜胡深子禎禎齎其肉以祭父

二月胡廷瑞等陷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

福建悉平

取廣東

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爲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今兩廣之地遠在南



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  
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欵。迎降者。可不勞師旅。  
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  
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  
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  
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  
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  
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  
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  
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  
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旣震。勢  
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

又勅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參同大將  
徐達等。併取中原。

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論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攸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

祀孔子于  
國學  
仲尼之道  
與天地並

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爲天下主。期  
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旣釋奠國學。仍遣爾修  
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定賦役法

定賦役法以田一頃出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遇有興作于農隙徵發上慮經營興作役及貧民故定此例

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

詔湯和還明縣造海船漕運北征軍餉

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

守臣李景昌遁上與劉基論用兵曰克敵在兵而

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

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

基對曰臣蒙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笑初謂

精兵不如良將

將之勝不若主之勝

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

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

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

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闔闔奇正

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

論古法耶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安豐安豐

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彞使守陳州上遣使陳州

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

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

左君弼降



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帥師，復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壟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莫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

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至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

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淵源務副使。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構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火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柰何養虎爲害？」成慙謝，奴求



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炊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爲尉陀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表奉歸。

其表奉歸

表民賴

四月朔，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真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參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聞王師入廣，遣人納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及其徒黨，皆斬于市。馳檄往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略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

海南海北悉皆歸附

廣東悉平

廖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請京師，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



唐名臣竇融李勣奚讓特召真乘傳入朝賜宴仍賜  
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論  
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  
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歿不  
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卽輸城來歸不煩  
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達變者矣  
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楊璟等兵克永州  
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克之  
時河南諸郡皆下獨裕州守將郭雲勇而有謀累戰

不克招之不從後以孤軍戰敗被執  
釋而用之上嘉其忠義

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命指揮朱英復姓沐調守建寧節制郡武延平汀州

三衛

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  
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  
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  
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陛下昭德  
垂訓莫此爲切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



修女誠

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命儒臣學士朱升等修女誠論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于鳩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述女誠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

進竹簞却

斬州進竹簞却之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

定天子祭祀冕服

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

取廣西

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斬州所進竹簞固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定天子祭祀冕服上謂陶安曰五冕禮大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祭則服通天冠絳紅袍餘不用

五月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

上巡幸汴梁議定都兼謀取元都

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魯花赤拜



任率宮吏父老迎降潯貴等州郡以次降附亮祖分  
兵道府江進克平樂府

時王禕出為漳州府通州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  
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  
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  
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  
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  
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  
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年之基簡冊所  
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

二者君德之大端

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  
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  
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  
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  
也夫民待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  
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  
其所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  
者臣願陛下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  
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  
未有越此者也陛下建國之初方將立法垂憲以



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昌昧以聞。疏奏。上嘉納之。七月。廖永忠進兵。次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花率父老迎降。進次貴州。鬱林州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皎在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遣指揮耿天壁等討元平章阿思蘭於象州。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部將李戰敗。知勢不可為。乃率所部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葉舞陽魯山

廣西悉平

等縣相繼降附。南陽悉平。

上遣使賑恤中原老稚孤貧者。

時潼關以東皆平。上命諸將旋師進取元都。

亦發汴梁回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驛。諭之。

曰。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

年。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

復何辜。爾諸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掠擄。毋焚

蕩。毋妄殺人。必使帑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

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

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感激拜辭而行。



規取河北

下磁州

克趙州

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張正常以天師為號襲天甚矣其更之改其印為真人印

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自中灤渡河取衛輝元守將龍二棄城走彰德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儀卿來降得船八千餘艘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顯先遁邯鄲縣尹都文王率耆老降克趙州獲元將侯僉院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為向道達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清進攻元都

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為營眾欲速攻之指揮郭英

克通州  
元主避兵  
北行

曰我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吾力也空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天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

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為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遂克通州

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暉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孤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徽欽啣壁求活耶左丞相失烈門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



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  
去如上都  
八月二日大兵至燕京攻濟化門填濠登城而入大  
將軍達登濟化門樓執元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  
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  
籍寶物及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  
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  
元主嘗以國祚問術士對云千歲萬歲不必慮惟日  
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大明兵至而亾  
詔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

京師天鳴

是月六日夜京師天鳴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

惟十惡不赦

放元宮人

設六部官職分理天下庶務

御史中丞劉基辭歸青田先是上北巡命丞相李

善長及基留守京師基見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

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上然之基素

剛嚴督察内外有犯悉寘于法復按劾中書省都事

李彬犯法罪當死善長素愛彬祈緩其獄基不聽奏

上竟處彬死刑由是與善長大忤上回京善長懇

劉基辭歸

設六部

放元宮人



訪求賢哲  
隱逸

徵天下賢  
治國以得  
賢為先  
賢者天下  
之望

陶安卒

進取山西

下詔求賢

之。基求退，遂歸。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漸。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汰之原，啟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至大也。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今以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

九月，江西行省叅知政事陶安卒。安在翰林，一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及歿，上哀悼，親制祭文，遣使祭之，追封姑熟郡公。先是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耶？命黜之。

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未一，致賢養



皇明通紀 卷四  
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歟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十月詔改元燕京爲北平府

常遇春等取真定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 上覽

取真定

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亾命左右碎之

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大將軍徐達帥師伐北平道真定趨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

鄧愈討蜀之莽張獲之悉定金商均房數州之境

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爾昔從朕于羣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于彭蠡之鏖戰砲

荒上帝于  
圜丘

取真定



復中國不  
冠之舊

宴東宮官

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將吶喊雖鬼神也悲號自  
且至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哉今天  
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勲册庶不負昔者之多難但  
着鞭一來朕心悅矣。甚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  
郡公。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  
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詔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其辮髮胡髻胡服胡  
語一切禁止。

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  
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魏觀侍太子  
說書命諸臣分番夜直。上時臨幸商確古今評論  
文字是日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時雪賦故有是燕  
賜。

上御文樓太子侍因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  
國事。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  
官一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搏局殺吳世子及爲  
帝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爲  
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無撓天下公法  
如此則爲太子者知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  
王室盡君臣之義。



遣使頒詔報論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羣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于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二月徐達與諸將議曰聞擴廓帖木兒出太原由保安經居庸進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

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法所謂扼吭擣虛者也若彼還兵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其鋒甚銳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千騎衝卻之敵軍於城西指揮郭英馮高望之謂常遇春日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從之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使入約降且請爲內應達

豁鼻馬約降



克太原

前奉使汪河自陝歸

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  
鳴砲為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  
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  
敵大潰亂自相殺戮擴廓方然燭坐帳中聞變倉卒  
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跌一足急踰帳後出乘驛馬  
從十八騎遁去追不及遂克太原豁鼻馬帥餘眾降  
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匹達復遣傅友德薛顯將  
步騎邀擊賀宗哲軍於石州敗之惇忻霍絳猗氏平  
陽等處皆平

至是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東歸上嘉之擢為吏  
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且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竟由  
是敗

一日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

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游觀之所今但令  
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  
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亾漢文帝欲作露臺而  
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

奢儉不同治亂懸判

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又一日朝罷上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



此心簡在上帝

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燄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淫奢侈但恣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能保其富貴遂至喪身滅名今曆數已膺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軍士宴百官享勞外更未嘗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

安南國王朝貢定三師朝東宮儀

頒社稷壇制于天下

立旗纛廟

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

安南國王陳日燿遣使朝貢二年詔封為安南國王

定三師朝東宮儀上以東宮師傅皆勛舊大臣當

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難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儀

頒社稷壇制于天下郡邑設城西左社右稷各方二

丈五尺高三尺四寸陛三級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

日

詔立旗纛廟京師於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所于公

署後以霜降日致祭

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從御史高原侃言京師四



皇明通志 卷四  
方視效送終尤禮之大乞禁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故有是詔

巳酉 洪武二年

高麗王朝  
貢

正月高麗王王顥遣使奉表朝貢

居上當用  
寬

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昔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躓茲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亾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勅建余闕  
李黼祠

勅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祠肖像祀之

以功臣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配享太廟

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

詔曰朕本布衣率衆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之翼郡創業之初興師旅定羣雄軍需錢糧供臆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數郡之民次第甦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與蠲免其



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為等州亦與蠲免以甦吾民稱朕意焉

遣使賫勅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為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將軍征進其璟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捷得此以分彼勢亦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馮宗異之下偏將軍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為慮

表而不朽  
乃為可貴  
立功臣廟

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誰無歿歿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歿垂無窮之榮身雖滅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

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



定翰林院  
官制

祀孔子于  
闕里

祭天下嶽  
鎮海瀆神

祀馬祖諸  
神

耕藉田蚕  
于北郊

更定太廟  
時享

立皇陵碑

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鹽運使司  
定翰林院官制

遣前國子祭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

命都督孫遇仙等二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

命祀馬祖諸神築壇于後湖

二月上耕藉田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為祭祀衣服

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

冬至

詔立皇陵碑加示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一年復

更為皇陵立衛守之

詔增天下神祇壇於園丘之東方澤之西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

水加劔詣請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侍坐因取

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

勵廉耻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 上曰為學之道志

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

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

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則亦

聖人以天  
為準



豈能擴充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

人主職在養民 知人最難

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于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

上謂詹同曰：古人為文。或以為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

諱修元史

即使過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詔修元史。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亾。國事當紀載。况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攷。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蹟。

大將軍達等兵克河中府。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浮



皇明通紀 卷四  
三  
橋渡河攻西安府

三月大軍至西安府營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遂遣馮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爲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勅敵足下當時不能圖

秦自王以失此機中原全爲我有向欲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不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彊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寶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



李思齊舉  
城降

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惑之及是王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四月大將軍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隍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隴州秦州鞏昌乃遣馮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弟張

良臣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亦以慶陽降顧時戴德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犬將軍送李思齊赴京入見上以其順天愛民深嘉慰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命博士授  
經  
徵回回曆

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

進瑞麥

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穗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衆羣臣皆賀上曰朕爲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



皇明通紀 卷四  
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

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涼，張良臣復叛，達怒趨至涇州，諸將以師來會，達恐其黨相援，乃分將抄其出入之路，以兵圍慶陽，良臣挑戰擊敗之。

上幸鍾山

上幸鍾山，歸由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出，為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為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六月，上嘗謂濂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

心神恬康  
即神仙也

好賢則賢  
至

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

元也。速復侵通州，先是來侵，曹良臣以千人却其萬騎，至是復至。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東還禦之，復

命李文忠為副，由遵化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其士馬千計。至大寧也，速逆戰，敗走，進破開

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浮，斬其宗王慶生等，遂進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設伏截其歸路，虜果夜遁。



常遇春卒

遇伏大破之斬其將鼎任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羊五萬全師還京

七月七日次柳河川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計聞上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極至龍江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上念其功不置謂廷臣

遇春居其

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番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

太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二追封三代皆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為王太子妃後勅葬遇春于鍾山之陰

造太廟器成

造太廟器成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因時宜不必泥古近時祭禮俱用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吾先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造宗廟祭器宜依常時用于是造酒壺盂盞及揮掩枕簟篋笥帷帳之屬皆象平生所用

定內侍官制

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等所治止于酒醬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



大軍圍慶陽日久，王保保欲爲張良臣聲援，遣將韓札兒攻破原州。徐達遣右丞徐禮將兵控扼，馮勝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審正守邠州，葉國珍守彭原，以遏之。札兒復攻涇州，勝等追擊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兵精，可據以守。又以其兄思道、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等爲羽翼，姚暉等爲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圍城，數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王保保援兵又爲我師所扼，不能至。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煮人汁。

陝西悉平

丸泥嚙之。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八月二十一日，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并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皆比遁，遣薛顯等追之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

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上撫慰，懽甚。復命皇太子送永忠歸策。

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僞夏主明昇竊據巴蜀未下。上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皆決於母彭氏。及其僞丞相戴壽、璟至巴蜀，諭以禍福，昇欲奉國。



入覲，率於羣議不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

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衆，應援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君等受命而來，關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熾，不可復制，豈不失機？」衆曰：「諾。」遂由代出，鴈門關。九月，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不革，擲帖木越，次白樺驛。又擒黔虜西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觀之。前軍已駐營去。

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先遣人間行，達大同城中，方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衆來攻。文忠令鮮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督人夾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兵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匹無算。遂進兵追孔興，至東勝州，莽哥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主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無復南意。

元史成，李善長等奉表進。上親疏張中十事，命宋

元主無復  
南意



濂作傳

上以郊社諸祭壇而不屋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論禮官崔亮等考求前代有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就太尉廳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嘗建屋以備風雨之文乃詔有司于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于此望祭

朝城國王  
朝貢  
功臣廟成

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功臣廟成叙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貞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

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歿者肖像祀于廟生者襲其位

十月高麗使者辭歸上以書賜其國王王顥諭以持危保國之道戒其奉佛求福之謬而倭人出沒尤當慎禦又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

命天下郡縣皆立學

其敝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各存實亾况兵變以來人

習於戰鬥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

教化之道  
學校為本



學校未興，安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此最爲急務，當速行之。

以方克勤爲寧海訓導，克勤樂于育才，負笈來從者甚衆，克勤據經陳義，聞者悅服。

致書元王

遣使致書元王，書略曰：朕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君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軌，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乃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入閩兩江，皆入版圖，茲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

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洛河，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莫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羣盜，今遠寄沙漠，欲効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盡爲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爲哉！此時君卽遁逃，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



刑以輔治  
唐虞不免

甘露降

甘露降

一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十一月以周貞為刑部尚書上諭之曰刑以輔治

唐虞不免觀舜命臯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臯

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

恤刑為重而民亦不自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

觀此深有所契即當體之

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宋濂作頌以獻

十二月大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

甘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

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林晁稼對曰聖人之

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陛下

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魏觀曰帝王

恩及于物順于人而甘露降陛下寬租賦減徭役

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學士危素曰王者敬

養耆老則甘露降于松柏此陛下尊賢養老之所

致也安告于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

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警惕惟恐

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為

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于天

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



殘元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來襲蘭州守將  
指揮張溫挫其鋒保保少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  
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守鞏昌指揮于光來援  
至馬關灘猝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城下使呼張將  
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  
大軍行至矣敵怒殺之城中間光言守益固保保進  
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兵去事聞陞溫都督僉事  
遣官諭祭光尋命配享功臣廟

御史中丞章溢卒上憫悼親製文遣人祭之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  
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  
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  
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  
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揜義  
安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  
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  
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  
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  
患害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  
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



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勲舊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福淺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

以義理為  
為福

小犢將債  
輾破犁

占城國才  
貢

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債輾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奈煩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占城國遣平章蒲日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其國遣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齋詔至兩國皆聽命罷兵

李文忠以所俘脫列伯等獻京師上曰彼亦為其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  
庚戌 洪武三年  
東莞 陳建輯  
太學 臣江旭奇訂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  
庚戌 洪武三年  
東莞 陳建輯  
太學 臣江旭奇訂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

庚戌 洪武三年

東莞 陳建輯 太學 臣江旭奇訂

出師征沙漠

定朝日夕禮

正月追封外王父為揚王立廟京師上親祭之  
議出師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繇陝西出征  
王保保李文忠為征虜左副將軍同趙庸出北平攻  
元上都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稽古者朝日壇宜築于城東  
門外高八尺夕月壇宜築于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  
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祭于月壇從之



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其碑碣圖藉付使者還

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宐除廣東儋崖等處上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為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宐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宐以有罪人居耶

二月上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况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追封郭子興為王

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為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

三月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今年稅糧其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廣信嚴州衢州贛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供給亦為煩勞今年糧稅亦與俱免

湖廣慈利土酋覃垕連結諸洞蠻為亂命楊璟帥兵討之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出沒無常天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擊之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璟進兵賊眾敗走乘勝追至其塞山勢險峻三面陡絕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能上覃垕乃遣人



詐降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為屋所執盡知我虛實拒守璟欲為持守詎來請軍餉上遣使讓之限以日月平城璟懼督諸將士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封建諸王

四月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群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上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為何如耳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皇帝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眾子當封以土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

長子標為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棣為秦王第三子桐為晉王第四子棣為燕王第五子為周王第六子楨為楚王第七子榑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魯王第十子檀為蜀王侄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

以危素為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素撫州金谿人字夫朴與同邑黃暉字殷少少同學元至正末素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暉為侍制徐達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素與暉約死于難暉從人張年勸暉



勿死，嗥不從，竟投居賢坊井中死。素走所居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亡國史也。達乃以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為學士。一日，上御東閣側室靜坐，素至，履聲索索徹簾內，詔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余闕，元忠臣，守安慶為陳友諒所陷，不屈而死。上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上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其為人。至是既忤旨，責令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

開科取士

踰年憂懼而死

改濠州為中立府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歷五事試之。

費書元主

改濠州為中立府，定為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城內營皇城，宮殿立郊廟社稷，置文武公署。一如京師。以羣臣言臨濠帝鄉，可建都也。

君者天下之義主

遣使賫書與元主曰：前者兩致書于君，而使者久不還。豈君尚以往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邪？是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何常之有？顧人心天命何



如耳。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兵爭，所在紛擾，斯民無主，不得已而提兵一起，薄海歸心，此誠天命，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藉我之盛，強號令其部落，尚得牧養于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將悔之無及矣。惟君其審圖之。

安南使臣杜舜欽以其王陳日娃卒來告哀，請命。上素服，御西苑之握殿，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編脩王廉往祭。既至，其嗣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廉厲聲訶之，乃奉御製文于

龍亭，迎入其殿，別設日娃靈位于殿前，廉南面布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還。

人破王保

徐達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古城，獲王公百餘人，降

孫興祖力  
戰死

衆八萬，斬首二千級，獲輜重駝馬不可勝計。王保保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力戰死于五郎口，右

丞胡德濟失利，大將軍執其部下千百戶十餘人皆斬之。械德濟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聞穰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



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策。所謂闕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闕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思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孫興祖事聞，上甚悼之，追封燕山侯，塑像祀于功臣廟。

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真、次白海之子駱駝山、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汀、朶兒只八剌等，拒戰敗之。進攻紅羅山，楊思祖

元君殂

等一萬餘人請降，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于本月廿八日以疾殂于應昌府。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并寶玉、金寶玉冊、大圭、玉鎮、圭、玉竿、玉斧。元太子愛猷識聖達臘僅脫身遁，追之不及。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降其衆三萬七千，又至苦脫孫，追太尉蠻子軍，擒元章伯答兒，獲馬駝無算，朔庭遂空。五月詔給存恤之祿。

給存恤祿

設義塚

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火葬、水葬，敢有狗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詔諸生習射  
定服色之制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惟習於武夫。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習射，定服色之制。

戶部奏蘇州連逋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清，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于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詔定鎮海瀆城隍諸神行號。

夏久不雨，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祈。至期四鼓，上素服，艸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蓆，露坐晝暝于

仁智兼全  
所向無敵

日頃刻，弗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榼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勲立名于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



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文忠捷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因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詔示迤北臣民

詔示迤北臣民曰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古城交址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因庚申之君擁殘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

人心絕望詔書到日凡迤北各枝諸王各軍馬頭目人等並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居本地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既為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夏無間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

當法古昔致君子聖

中書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上見有侈大之詞責省臣曰卿等為宰相當法古昔致君子聖何乃習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于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



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改之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未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理不必效之。但令服本俗服于中宮廟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

訪歷代帝王陵寢  
吳友仁寇漢中

令就謝賜買的里八剌第宅于龍山封爲崇禮侯。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盧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軍儲之用充矣從之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七月僞夏吳友仁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張龍擊却之友仁復來攻興旺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守兵甚寡歛軍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請援友仁攻益急興旺發巨礮擣石敵兵多死傷者大將軍得報卽令傳友德領兵夜襲木槽關中山巖令軍中人



脩大明集錄

禁民僭侈

詔籍天下戶口

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軍大驚乘夜遁去

詔諸儒脩大明集錄

詔禁民僭侈

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

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諸部帖給予民

令有司點開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

斬

建諸王府

中書省左丞楊憲以罪誅

宋濂王禕等進續修元史

建諸王府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于道

上聞訃震悼

追封蘄國公親臨奠祭

大將軍達帥諸將西征土蕃克和州招諭土蕃元帥

何鎖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王至西黃

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子于是和州以西北朶烏思

藏等部來歸者甚眾征哨及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

瓜哇國西洋鎖里國各遣使來朝貢

禮部尚書陶凱等請進膳舉樂上曰古之帝王德

隆治洽熙然大和日一舉樂似為未過今天下雖定

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

瓜哇國西  
洋鎖里國  
朝貢  
請進膳舉  
樂



改司天監  
為欽天監

致書元太  
子

而可自為逸樂哉不許

十月改司天監為欽天監

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刺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徹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為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于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為况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李文忠班師

徐達征西師亦旋大封功臣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

時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申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丁酉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

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放古先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



時卽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動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  
爵，宐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立封。書云：德懋  
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  
等宐廷論之，無得復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  
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  
宋國公。鄧愈，魏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封湯和中  
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  
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營陽  
侯，郭興鞏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

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

周德興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

俞通海南安侯，康茂才子鐸，斬春侯，並食祿一千

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滎陽侯，曹良臣

宣寧侯，曹彬宐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

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

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

文臣，徐達而下，並受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

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爵



止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也仍徧賜諸大臣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綺及帛百匹其餘有差

臣追封故功

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郢國公俞通海虢國公丁德興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

封汪興祖爲東勝侯旣而人有言其過者上宥而

弗問然弗與誥券俾與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

實封興祖廬州合肥人張德勝子

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昇王溥等並食平

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

優待諸降

十二月薛顯封爲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上亦

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上召諸

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爵賞以酬功刑罪以懲

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

帝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不免於誅戮侯

君集有功于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

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

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撫

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征討皆著奇

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氣迥



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爲性剛忿。朕屢戒飭而不能悛。至于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卽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

上大宴羣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

憂患始于  
宴安

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宴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宴安也。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于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恃卿等一心。其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



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安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旣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安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旣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漳關之兵者。知

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鬪。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于是達等皆頓首謝。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



皇明通紀 卷五  
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

募商人入粟中鹽

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募商人入粟中鹽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

大明志書成

大明志書成

辛亥 洪武四年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地若干頃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田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

僞夏明昇尚據巴蜀上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爲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同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旣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于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加給蔚朔寧夏等處



親策試進士

將士

二月親策試進士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

州金谿人

諭中書省考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會主中

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于陵寢禮部定議合祭帝三

十五

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覃屋茅岡

寨

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藉其軍馬錢糧之數并遼

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來降上嘉其誠遣斷事官

吳立特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以益同知指揮事

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為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伐

蜀大會征進

克蜀階州文州

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先是友德受命

馳至陝集諸道兵楊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選精

騎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

階州蜀守將丁世珍拒戰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

刀王等遂克階州將至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

督兵脩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



汪興祖中  
飛石死

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楊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鍊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壽益兵固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以拒我師。璟遣指揮韋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攻南城寨。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

克綿州

口

傅友德既克階文，遂進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遂克綿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友德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迎戰，友德擊敗之。戴壽聞友德兵下漢江，乃分瞿塘兵與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敵。壽



兵大敗。遂拔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壽  
與大亨奔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擒殺二千  
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

詔免江西兩浙田租。

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候水平方進。上聞之。乃  
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  
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于奔命。平蜀  
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悞事  
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  
廖永忠。遂帥所部先次奮夔麻鄒興等拒戰。永忠分

軍爲前後陣。前陣旣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與兵大  
攻。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  
以方克勤爲濟南知府。

五月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  
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  
吏察則政苛。錯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  
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鍊之  
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  
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  
顛抽脇之刑。叅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



平刑緩獄  
而天下服  
從

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鍊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鍊裹船頭，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

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炮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鍊索，擒僞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鍊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鑪夾。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



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效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于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羣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以毒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自蹂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

蜀地悉平

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鬪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未下州縣。崇慶偽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

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取充位。



而已也

上謂詹同日論事當覽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為治之道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為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不慎也

三代治本于心

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宴樂九奏樂章成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腴詞或鄙陋不雅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一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

侍臣曰禮以尊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皆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諛譏淫蕩之樂悉屏去之

存心錄成

立徐王廟于宿州王姓馬高皇后父也存心錄成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聞歷代賢君事

必敬

神祇肅故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違天慢神感名災譴朕為是懼每于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



占城國王  
秉朝

欲示鑒戒

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瓜十農來朝奉表  
言曰大明皇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  
答阿者欽蒙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倍萬惟是安南  
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  
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凌上感  
其意及答班瓜十農陛辭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  
占城安南卽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事構兵  
旣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咨安南卽日罷兵  
爾國所請兵器朝廷若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  
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語音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  
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  
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船貨物皆免征以示  
懷柔之意

八月改制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  
之凡有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  
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奸  
臣論

是月復開科鄉試

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爲雪霜之

復開科鄉  
試  
雪霜之後  
必有陽春



南番各國  
朝貢

日本國朝  
貢

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安少濟以寬上以其書  
付史館或有言殺暹三十年未除基曰若使我當國  
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南番暹羅國王參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漢沙三佛  
齊國王哈喇禮八刺十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  
貢

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

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緝知故元平章僧家  
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盡  
獲其士眾駝馬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等寨

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虜眾悉北奔又遣指揮  
孫恭等領官軍自北招諭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  
伯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等并部下將士  
悉降獲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團牌九銀字團牌二皆  
送京師上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幃幔什噐衣服  
有差

封昇為歸  
義侯

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為歸義侯  
賜居第京師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傅廖二將之

功

九月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



平蜀諸將

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而真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民刑，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當深戒也。

十月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沒于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鐵券子孫世襲。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 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六

東莞 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壬子 洪武五年

元梁玉竊據雲南

戍遼東

復召用薛顯

正月元遣孽梁王把匝刺瓦爾密竊據雲南，侍遠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發兵戍遼東，命靖海侯吳禎總舟師由登萊轉運餉餉之。

復召用薛顯，上給賜錢券，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

世襲



征沙漠三  
事未了

議征沙漠。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二、統兵王保保未擒。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故遣汝等分道征之。于是令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趨河林。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爲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前將軍，顧時、韓政、曹良臣爲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兵十餘萬，共四十萬。

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

馮勝等擊元岐王兵于別力篤山，敗之，斬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刺罕。至永昌，又敗元將朶兒只把于虎刺罕口，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太尉鎖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丘勝等，分布戍守，阨塞關塞而還。

李文忠等兵檇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刺莽來，虜連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韓政駐輜重于驢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土刺河，元將哈刺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



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却追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今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涌出三軍賴之乃爲文殺牲以祭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羊馬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

給僧道度

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卽與對冊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卽爲僞僧

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度水米坪散毛補溪等洞蠻夷作亂命魏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

右江諸蠻作亂討平之至是復命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等攻銅鼓五開潭溪曹滴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誅其首惡撫其餘黨使復業凡平崗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輸租奉法地方遂寧



五月詔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指實白有司有司上監察御史按察司覈實開奏表門閭如制

立孤老院

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二已改為養濟院

舉行鄉飲酒禮

詔有司舉行鄉飲酒禮

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收績

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禎祥實由聖德上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草

時和歲豐王者之禎

琉球國瓊里國朝貢

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于朕何與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七月琉球國瓊里國各遣使朝貢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與戰不利指揮張存道死之

八月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九月周德興等討婪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征西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

上念驛傳繁難論中書省必以丁糧富庶者充役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



詔免秋糧

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糧。

十一月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

靖海侯胡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

在德不在地

懼。禎曰：陛下威德加于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將官、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上因諭之

曰：為將者不私其身，況于物乎？昔漢祭遵為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與元幼主

十二月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鳩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為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辛卯盜起，汝頴斬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



與元二生書

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為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答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于陰山。二生若忠于君。自膏草野。名

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狗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十二月內使奏增餉虎肉。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餉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

癸酉 洪武六年

正月置六科給事中。掌參駁糾劾之事。

徵孔克表為翰林修撰。克表溫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博學篤行。前元至正戊子進士。

置六科給事中



開文華堂  
於禁中

黜丞相汪廣洋

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于禁中命選舉  
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內選張唯等四  
名山東解額內選王璉等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修命  
入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分教之命光祿日  
給饌每食與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待食左  
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錫甚厚又選成均之  
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蔣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  
吉等皆拜給事中

道在正心

桂彥良爲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上嘗從容諮以  
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  
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  
忿慾是務去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

用德則逸

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卽周禮所謂刑亂國  
用重典之意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  
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  
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它日彥良侍上曰卿何官  
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  
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



濂文人基峻隘

詔停科舉察舉賢才

訪求賢才齊才國之寶

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

二月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王

詔暫停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德行爲本文苑次之

大軍出縣門傅友德爲前鋒虜絕塞遁追獲故平章李羅帖木兒

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于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于求賢若高宗之于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

奪誠意伯劉基祿

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鱗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苑之足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僻險民多負販私鹽萃逋逃爲梗宜設巡檢司蒞之

基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旨逮豪

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林吏誣基善相地以談洋有王氣欲圖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



逐其家遂為成案以奏。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重  
辟。又欲逮子璉獄。上皆不聽。惟奪其祿而已。基入  
朝謝恩。居京師不敢歸。

以臨江侯陳德總諸軍出塞外。敗虜兵于二岔。擒偽  
副樞失刺罕等七十餘人。師還。駐陝西。秋。師再出戰。  
于亥。刺河。敗其眾。斬首六百級。擒偽僉樞忻都等五  
十四人。

五月。祖訓錄成。上自為序。仍命宋濂序之。

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為右丞相。  
真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

命宋濂搜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為辨奸錄。分賜太子  
諸王。

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

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劉  
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脰。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  
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不當享  
胙。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  
不預祭者不頒胙。

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遣使賫勅諭徐達等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勛業已

祖訓錄成

真臘國朝貢

修大明日曆

建帝王廟于京師



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憂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于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

臨濠造  
軍士衣

進一膳卽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卽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饑寒也

禁四六文

詔禁四六文辭先是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

可爲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

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諭群臣曰

唐虞三代典謨調誥之辭質寔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儷綺美而古法蕩然矣近時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



對偶悉從典雅

以恒言注  
釋群經

詔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秦府紀善林溫以恒言注釋群經時上畱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注害之傳注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詔克表等取群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注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群經類要

十月涼州虜爲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斬其渠帥也速兒擒斬部落甚衆又招降僞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十八人

李文忠將兵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

更定大明律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命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中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未幾律成

十一月潞州貢人參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割獲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



國家以養民為務

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于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先是禕奉詔至雲南諭梁王君臣。梁君臣駭服。已有降意。改館厚待。會故元太子自立沙漠。遣使脫脫徵糧雲南。且欲連兵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今至矣。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時崇尚釋老徒眾日盛。上惡其惑世誣民。乃令郡

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女子非四十以上者。不得為尼。著為令。

甲寅 洪武七年

正月春闕江樓成。上親為之記。樓在金川門獅子山

二月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宇。祭器法服。其

田產荒蕪者。悉蠲其稅。仍稅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

訓其族人。

三月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反。詔立賞格。購捕之。蘭

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往招之。郭買的不從。

著沙火石夜斬二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

修闕里孔子廟



日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四月 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

置鍊冶凡一十三所。

五月 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太宰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占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

大明日曆

詹同致仕

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何哉？

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皇明寶訓五卷。

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

七月 西番獻葡萄酒，却之。

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

八月 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羊以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并斬其司徒荅俊海、平章都知院忽都等。



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鎮守北平淮安侯華雲龍有過，人上書言之。上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侯禮。

成穆孫貴妃薨

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以為禮近人情，命諸儒臣編考諸書以報。于是上親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上自序之。

上御武樓，宋濂侍上，咨訪天下宿學之士。濂對曰：會稽郭傳，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言。既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為翰林應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

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

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命宦者咸禮表上花帖木兒送之，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今既長成，故特遣歸。見

遣崇禮侯  
兀還



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愛猷識理。達臘。諭以順天保視之理。使自裁。審。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以李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監督之。命官給牛種開墾荒田。永為已業。

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紀。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群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紀

語

官功臣庶子

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為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于戰場。屍不至家。竟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失奉養者有之。亦朕過也。興言及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官功臣庶子。誥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于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于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今已數年。暇中秉鑑。



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群雄擾攘之秋，披堅宵晝，提三尺之鋒鏃，帥大軍而四出。其野宿風食，與諸功臣立命于白刃之秋，鏖戰于猛士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無所活者，有之所以朕為諸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敕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奸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內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憲章。

十二月靖海侯吳禎奉旨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三郡無賴扶私逞怨，蔓引平民富室瀕海

三郡之民  
賴以安

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為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安。士弘潞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乙卯 洪武八年

正月 洪武政記成

訪窮民無  
告者

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路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



如此者宛轉于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爲我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二月 御製資治通訓成

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爲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

分教北方  
致治在善  
俗

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于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時上以爲天下旣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于是雖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詔造大明寶鈔

申戒有司給由赴京必書農桑學校之績有不如制者罪之

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廖永忠卒

造大明鈔



劉基卒

胡惟庸必  
敗  
為政寬猛  
如循環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上欲相胡維庸，基謂不可。既而上竟相之，基大感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畜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伺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畧，以為修德省刑，祈大永命，且為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幸。」

吾子房

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有丈夫志。每遇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撓其中。上亦甚禮基，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為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所著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

時丞相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惡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蠹。上覽



皇明通紀 卷六  
其奏即召還

陝西按察僉事虞以文言嘗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徭役其膏腴水田皆灌莽彌望莫肯下山開種蓋因用力勞而又畝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恒產矣詔陝西行省遵行之

王保保卒

改建大內宮殿

甘露降

八月故元將王保保卒  
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勅有司務從簡素毋作奇巧華麗游觀之事以勞民廢財

十一月甘露降于園丘青松之上時 上詣齋

視壇場親觀甘露凝枝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而嘗之甘如飴詔群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觀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已所致哉因著甘露言以示群臣

發罪人于鳳陽工役屯種

上欲命宋濂參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惟文學



灑不願居  
要樞

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上  
愈厚之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  
旺擊敗之遁去

陝州人獻天書斬之

丙辰 洪武九年

二月太安州民于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  
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太山后土文上命仍瘞其地  
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  
等省安慶揚州徽州等郡今年稅糧

詔免稅糧

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  
逋臣伯顏帖木兒入寇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  
和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未幾  
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  
無算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  
辨。同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  
有制若曰恢辨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  
撫按百姓豈以恢辨為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  
文訊之



六月以宋濂為學士承旨召其子璉為中書舍人孫慎為儀禮司序班濂艱于步選良馬賜之上親作歌召群臣咸和贈以示寵濂素寡飲嘗侍宴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

賦醉學士歌君臣同樂

五星素度下詔求言

欽天監奏五星素度日月相尅下詔求言于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大素等皆應詔上言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

三事

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言三事尤切直按居昇字伯臣浙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即為書以上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



皇明通志 卷之六  
哉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遂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而所用或非所學。洎乎居官。一跌于法。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圖治于亂世之餘。猶理絲于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之不正。朝夕異令。賞罰不准。君勞于上。臣困于下。治

烏所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書奏。上怒其踈間我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八月丙申。躬祀歷代帝王。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一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

改各省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將征雲南命穎川侯傅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治城池闕梁于是金筑普定中咩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

十月濟寧知府方克勤卒

改建太廟

詔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玄皇帝廟居中懿宗居東第一廟熙宗居西第一廟淳宗居申第二廟至是始定此制皆爲正殿後爲寢殿九間以一間爲一室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祫則設累朝帝后衣冠于神座而祀之

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爲副將軍總兵往討之

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愆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諉罪當誅上答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承者召阿意者詰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邪



大雅愈爲五世終





程